

罗·叶夫泽罗夫、英·亚日鲍罗夫斯卡娅著

罗莎·卢森堡传



161
Wie Waffen aus dem Arsenal von
Westen aus die Befreiung des
Kontinenten der Revolution ihre feind
Klassen und sind bei Jena ein
Tagen etwas andere Zerstörer
zu machen wollen, die ersten K
den Lehren der europäischen
junge deutsche Nationalbewegung
im Jahre 1810 schwebte nicht Va
den Seiten des unerschrockenen Mann.

封面设计：尹凤阁

Р.Я. Евзеров И.С. Яжборовская
РОЗА ЛЮКСЕМБУРГ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ысль» 1974 Москва

根据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4年版译出

罗莎·卢森堡传

〔苏〕罗·叶夫泽罗夫 著
英·亚日鲍罗夫斯卡娅

汪秋珊 译 谷安康 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36,000 字
1983 年 4 月第 1 版 1983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500

书号 11001·550 定价 1.05 元

出版说明

罗莎·卢森堡是国际共运史上一位著名女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她把整个生命贡献于社会主义事业。列宁曾赞誉她“始终是一只鹰”，并且说：“纪念卢森堡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永远是有意义的，而且她的传记和全集，对于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将是极其有益的”。

这位女革命家一生是在极端复杂和充满矛盾的斗争中度过的，毫无疑问，她的活动和著作也是充满矛盾的。她是一位热忱地在革命征途中不断寻求新途径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个有过失误的战士。长期以来，国际上对卢森堡本人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她的某些著作和理论观点一直是争论的议题。

本书作者是苏联研究卢森堡的专家。书中既肯定了卢森堡革命家的战斗精神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也指出了她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可供读者参考。

本书根据苏联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4年版译出，为了使读者便于查阅，我们增加了一个《罗莎·卢森堡年表》，附于书后。

目 录

扎莫什奇——华沙·····	1
侨居瑞士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工人事业》 ——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起端·····	17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 改良还是革命? ·····	44
在波兰王国与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岗位上 俄国革命前夕·····	80
在革命的烽火中·····	114
“疲劳战略”还是革命的准备? ·····	174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十月革命是“对国际社会主义 荣誉的拯救” ·····	210
德国革命 德国共产党的建立·····	261
结束语·····	300
附录：罗莎·卢森堡年表·····	303

扎莫什奇——华沙

罗莎·卢森堡的诞生，给一个居住在波兰王国小城镇扎莫什奇（扎莫斯契耶）的木材商人艾德瓦尔特·卢森堡增添了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

这个城市座落在波兰同乌克兰接壤的边境上，在布格河和维普什河即维斯拉河右支流之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它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了。它是在十六世纪末叶按波兰大臣、王家军事统帅Я·扎莫伊斯基的设想修建的，所以闻名于世，并获得了“北方帕多瓦”之称。在百科全书和有关艺术史的出版物中，扎莫什奇的建筑被列为文艺复兴时期波兰建筑术上最光辉的典范之一。迄今，专家们仍把扎莫什奇视为具有世界水平的文艺复兴时期建筑术的瑰宝。正是此处的砖石建筑首次体现了优秀的意大利建筑师们结合本地建筑传统大胆创新的城建学和筑城学原理。

第一个承担设计这座新城市的平面配置图并成功地完成建造主体建筑群的建筑师是威尼斯人Б·莫兰多，他在此之前曾从事国王城堡和华沙大教堂的建筑。座落在斯塔希茨街三十一号^①的房子是一幢最豪华的住宅。1870年3月5日，这位未来的杰出女

① 赫尔布斯特《扎莫什奇》1954年华沙版第48、61、63、82、84页。

革命家就出生在这幢房子里^①，它与市政管理局相距不远，位于最雄伟的市区，几乎与莫兰多为自己修造的寓所毗连，在现名叫密茨凯维支广场的大市场南侧。

扎莫什奇城兴起于波兰王国国内市场的形成时期，建筑在基辅通往克拉科夫和布拉格以及从里沃夫通往卢布林的几条重要商路的交叉处。它很快就得到许多特权和一年举行三次集市的权利。这促使它得已迅速地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而且，由于Я·扎莫伊斯基的苦心经营，有大批外国商人——希腊人，波斯的亚美尼亚人，葡萄牙和东方地区的犹太人，日耳曼人和苏格兰人等等——在这里定居下来。同时，这座城市成了一座异常雄伟的、在当时是坚不可摧的要塞，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仍然保持着它的战略地位。它曾经是当时波兰的一个主要文化中心。Я·扎莫伊斯基

① 关于罗莎·卢森堡的诞生日期，至今尚未完全搞清，原因是她的出生证和身份证没能保存下来。根据她写给友人们的书信判断，她是在3月5日过生日的。（按波兰天主教历，罗莎的命名日是3月6日）然而按某些文件的记载，她的生日是1870年12月25日。

很熟悉她的路易莎·考茨基、Г·罗兰—霍尔斯特和П·弗勒利希都认为罗莎·森卢堡的生年是1870年。俄国的一些早期文件也证明是这一年。在1887年6月14日颁发的中学毕业文凭上载明，领取文凭的华沙第二女子中学的毕业生，年十七岁。这正与她1870年3月5日的出生日期完全相符。关于罗莎的身份证的情况已搞清。身份证是1888年3月15日发给的。当时在波兰王国境内，商人的女儿要到成年才能领取身份证。可见，至1888年3月15日，罗莎·卢森堡已满十八岁。由此，她出生的日期应认定为1870年3月5日。

罗莎·卢森堡生平和遗著的主要研究者之一Φ·梯哈的意见也倾向于这个日期（《波兰人名辞典》1973年弗劳茨拉夫版第18卷第1分册第76页。）

另一种认为罗莎·卢森堡诞生在1871年的说法，在颇大程度上是以她后来在国外（苏黎世大学）所写的自传以及她在1907年1月30日写给Г·罗兰—赫尔斯特的信为依据的。这封信是Р·卢森堡在接到罗兰—霍尔斯特祝贺她生日的信（大概是12月25日前，即提前两个多月发出的）后写的。在这封信中她作了说明，说她的“正式生日”不确，她的“年龄并不那么大”。（Р·J·涅特尔《罗莎·卢森堡》1966年伦敦版第1卷第50页）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因为在国外罗莎·卢森堡必须经常办理各种证件，出于种种考虑往往要变更自己的出生日期，于是便产生了这些不同的说法。

热心于科学和艺术事业，于1594年在城里创办了一所设有哲学、医学和法律等系科的学院，与创办学院同时还开办了设备良好的印刷厂。虽然这座学院只办到1784年，即在第一次瓜分波兰后，被奥地利当局所关闭，但是该市的教育传统却保留了下来，它促进了同时并存的、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同化的各民族间文化的共同繁荣。

卢森堡^①的家庭，属于城里最有教养的家庭之列。罗莎的祖父把儿子们送到柏林和勃罗姆贝尔德（比德戈什）的商业学校深造。他们是进步的、解放的、自由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主张“竭力打破犹太人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闭关自守”^②，这种思潮是六十年代中期在犹太资产阶级和部分知识分子中形成起来的。罗莎的父亲艾里阿什取名叫艾德瓦尔特是不足为奇的。他的孩子们虽都不是天主教徒，但也都取了波兰人名字。男孩们分别叫作米科莱，马克西米利安和尤则夫，女孩们——安娜和罗莎里娅，最后一个女儿的名字取自波兰天主教历法。

罗莎·卢森堡自认是犹太裔波兰人，她不止一次地声称波兰是自己的祖国，并批驳犹太民族主义的各种表现^③。波兰的研究工作者С·克涅维奇指出：“尽管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侨居国外，但她用波兰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最为自由流畅，从这一意义上说，也应该说她是波兰人。”^④

① 这个姓氏在各种文件中常常遇到不同的写法（Люксембург、Люксенбург，甚至写作 Люксенберг）。罗莎·卢森堡的近亲们大都采用 Люксенбург 这个写法。而她本人和她的通信者们在九十年代时使用的前两种写法，到了后来便固定地只用头一种写法了。

② И·В·格尔奇科夫《〈罗莎·卢森堡〉第一册社会政治观点的产生和形成1870—1898年》1931年萨拉托夫版第14页。

③ 参见罗莎·卢森堡《致卡尔和路易莎·考茨基的信》（1896—1918年）1923年莫斯科版第51、63、142页。

④ S·克涅维奇《女革命家的私人生活》载《政治报》1969年1月18日第11页。

嗣后，有人曾不止一次地企图指责罗莎·卢森堡是世界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庸俗的民族主义者永远也理解不了：雅罗斯拉夫·东布罗夫斯基怎么在巴黎公社的街垒战中竟会是为波兰的自由而战斗；而卡罗尔·斯维尔切夫斯基又怎么会在瓜达拉哈海岸为反对波兰贵族的统治而斗争；怎么会在别国土地上反对无产阶级的敌人，却是在捍卫自己的人民和祖国的自由。

拿破仑战争后，扎莫什奇割让给俄国，1821年便成了边境要塞。这对卢森堡的家庭经济状况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局势严重地阻碍了扎莫什奇城的经济发展，因为它的四郊都成了禁区。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扎莫什奇失去了城防上的重要意义，边禁随之解除。但罗莎·卢森堡的父亲大概对顺利经商也不抱什么希望。因为由于缺乏交通工具，这种对城市经济发展更为有利的新条件反而不能加以充分利用，况且，现存的为数不多的关于艾德瓦尔特·卢森堡的资料也绝不能证实他在这方面有多大的能耐。

卢森堡一家迁居华沙的时间是1873年，正是波兰王国的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时期，这大概并非偶然。华沙同罗兹一样，多年来一直是一个良好的经济活动的中心。它的人口激增起来。1870至1882年间，华沙从事工业和手工业的人数增加了两倍。七十年代初，这里出现了第一批股份公司。然而，木器工业的集中化并不象纺织、冶金和机械制造部门那样迅速，其竞争也不象这些部门那样激烈。华沙又是一个文化中心，它为艾德瓦尔特·卢森堡的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开拓了前景。他关心孩子们的进一步深造，但并不是出于虚荣心——无可争议，孩子们是很有才能的。尽管父亲的生意每况愈下，并完全依靠“自己可怜的小买卖”^①度日。但由于

^① 罗莎·卢森堡《致利奥·约吉希斯书信集》（以下简称《罗莎·卢森堡书信集》）1968年华沙版第1卷第475页。

他的努力，孩子们受到了不坏的教育^①。到十九世纪末，工业城市华沙人口的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小资产阶级大量被“淘汰”，艾德瓦尔特·卢森堡被卷进了这一漩涡，终于彻底破产并去世了。

艾德瓦尔特·卢森堡的孩子们的许多思想品质的形成应归功于母亲。莉娜·卢森堡是在崇拜Φ·席勒的浪漫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犹太知识界长大的。顺便提一下，罗莎·卢森堡对这一主义始终是不赞成的。然而她却终生保持着母亲在她身上培养的对亚当·密茨凯维支著作的喜爱。Ю·马尔赫列夫斯基说得很确切：在罗莎·卢森堡的著作中，不援引这位伟大波兰诗人作品中几行诗或不出现他作品中的形象的情况，是不多的^②。

莉娜·卢森堡对自己生来就髋关节脱位、需做长期治疗的体弱多病的小女儿倾注了巨大而又温暖的母爱。这个终生的生理缺陷使得罗莎行走缓慢，为避免明显的跛瘸，她不得不特制了一双鞋。不过，她尽力对此以诙谐的态度处之，尽管人们谈“瘸”时，她也不免要伤心的^③。

残疾只能束缚女孩子的行动，但不能窒息她对世界万物的强烈兴趣、智力的能动性和求知欲。相反，在这个失去许多童年欢乐的孩子身上，却不断孕育着一种爱好钻研的观察家的顽强品质，坚定地追求目的的意向，理解、记忆和学习的强烈愿望，战胜自身痼疾的意志。正如路易莎·考茨基在根据约瑟夫·卢森堡的叙述撰写的罗莎·卢森堡传记中描述的那样：罗莎从小就是个非常伶俐的孩子，五岁时便学会了看书写字，她卧身于病床不断与亲戚们通信，她寄给他们的书信是用诗歌或散文写成的。

① 罗莎的长兄米科莱经营祖传生意，多半时间在伦敦居住。二兄马克西米利安，经济学家，曾是波法联营的制药厂的股东之一。三兄约瑟夫，医学博士，内科和神经科医师，曾写有脊髓研究方面的一些学术著作。

② 参见《罗莎·卢森堡》1921年莫斯科版第14页。

③ 参见罗莎·卢森堡《致卡尔和路易莎·考茨基的信》第111页。

她读过许多书，试写过一些诗歌，还作过从俄文译成波兰文的翻译。罗莎·卢森堡后来曾记述过进步的俄罗斯文学对她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如此，她还在不同时期写过几篇关于Л·托尔斯泰、В·柯罗连柯、Г·乌斯宾斯基的文艺专题论文，而且她对И·屠格涅夫、Ф·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其他一些俄罗斯古典作家也发表过一些极为有意思的见解^①。到1917年她还想重读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她在给克拉拉·蔡特金的信中写道：“过去我读过这书的俄文本，它使我心旷神怡”，“在八十年代，小说已成为俄国‘激进’青年之宝”。^②奥勃洛莫夫的形象，以其令人信服的完美性启发她在青少年时代自觉地采取积极的行动，顽强地寻找施展自己力量的道路。

罗莎·卢森堡就学于华沙第二女子中学——由于沙皇制度精心维护的等级差别，父母是根本不能设想送她到专为宫廷大臣和波兰贵族的闺秀们开设的华沙第一女子中学学习的。这个女孩在女子中学读初级班的那几年，正是波兰社会经历纷杂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变动的时期。一系列的变动直接触及到她的家庭。八十年代初，由于沙皇政权在波兰王国实行离间政策（限制接收犹太人入学，蹂躏犹太人等），使已加入波兰资产阶级行列的犹太族资产阶级，随之还有他们的知识分子，重又陷于文化隔绝的状态之中。这就引起了犹太居民中民族主义的反抗风潮。

罗莎·卢森堡丝毫没有狭隘和局限的民族主义思想。她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1917年2月16日她在给自己的友人和战友、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理论刊物《新时代》编辑麦特希尔德·武尔姆的妻子的信中写道：“为什么你总是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特别痛苦？对于我来说，普度迈耶橡胶园中可怜的牺牲者和

① 参见《罗莎·卢森堡论文学》1961年莫斯科版。

② 同上书，第261、258页。

把躯体给欧洲人当球玩的非洲黑人，是同样亲近的。你知道总参谋部的著作中关于特罗塔将军远征喀拉哈里所说的一句话么？……‘濒于死亡的人的断气呻吟，饥渴欲死的人的惨痛呼号，在崇高的漫无边际的寂静中消逝了’。呵，这个‘崇高的漫无边际的寂静’，不知还吞噬了多少呼号？这些被吞噬的呼号这样强有力地占据着我的心房，以至在我心中实在没有为犹太人特别开辟的一席之地：我觉得在世界上，凡是有云彩、有飞禽、有人的泪痕的地方，都如同在家乡一样。”①

罗莎的信仰从少年时代起就与前辈迥然不同。在当时华沙青年中所盛行的爱好自然科学之风的影响下，她逐渐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了。她在1917年5月23日写给卡·李卜克内西的妻子索菲娅的信中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我的母亲把圣经连同席勒一起都奉为最高智慧之源，对所罗门皇帝懂得鸟语也深信不疑。我那时曾嘲笑过母亲的幼稚，因为自己怀有一种年仅十四岁而又受到现代自然科学教育的十足的优越感。”②

学校授给罗莎的是大量的普通知识，她以坚强的毅力来掌握它们，并从这种紧张的脑力劳动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尤利安·马尔赫列夫斯基的妻子勃洛尼斯拉娃当时也在该校上学，比罗莎高几级。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是1884年在华沙第二女子中学头一次听到罗莎的名字的。我记不清出于什么原因学监给我看了一份奖品——几卷内容深奥的书，它是赠给从四年级升入五年级的女学生罗莎·卢森堡的。当我说到这些书的内容是否有点过于深奥时，学监回答说：‘要知道，这是为罗莎·卢森堡准备的。她是我校最有才华，最能干的……’”③ 由于对学习，对探索周

① 《罗莎·卢森堡论文学》第182—183页。

② 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1920年莫斯科版第23—24页。

③ 《罗莎·卢森堡——B·马尔赫列夫斯卡娅的回忆》载《红色处女地》1929年第5期第8页。

围世界奥秘和规律以及对了解其复杂性和矛盾性的不可遏制的渴望,使得她的才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罗莎十四岁上写了一首题为《欢迎德皇威廉一世驾临》的讽刺性打油诗。诗中反映出在她家庭中充满的那种自由思想。这位少年中学生非但没有半点奴颜婢膝,而且还谴责了德国的侵略政策。她写了如下一句话,表达自己的真正民主主义的信念:“……您的宫殿,我不去瞻仰;您的赏光,我视若草芥。”^①

精确、清醒的思维,以及这种思维赋予的研究天资帮助她克服了弥漫于家庭中的对席勒浪漫主义的崇拜。罗莎在1917年9月8日写给麦特希尔德·武尔姆的信中有过一句话:“……一切浪漫主义的学派都是与我格格不入的”^②。这段话不仅是她成熟时期才有的看法。在她写上述那封信的前几个月,她还在给索菲娅·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她的另一种思维方式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形成了^③。对席勒著作持批判的态度是她世界观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可在她为纪念这位德国浪漫主义古典作家而写的几篇文章中找到了了解这个过程的线索。这些文章无疑是她对该作家的作品的政治思想内容长期进行认真思考的产物。1905年罗莎·卢森堡对席勒进行全面而又极为成熟的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浪漫主义囿于“火热的激情”和对“‘理想’的光辉顶点的一种模糊的冲动”,它并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革命的理想主义’,如果今天失去了作为现代无产阶级思想体系可靠基础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这根支柱,就大成问题了……”^④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自然科

① И·В·格尔奇科夫《罗莎·卢森堡》第一册,《社会政治观点的产生和形成1870—1898年》1931年萨拉托夫版第32页。

② 《罗莎·卢森堡论文学》第184页。

③ 参见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俄文版第23—24页。

④ 《罗莎·卢森堡论文学》第77、80页。

学教育迅速进步，促进了她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当时青年们强烈向往科学知识，这种种因素促使这个青年女学生去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另一种途径。

然而，现实本身又在极力向这个好学的年轻人的命运进行挑战。

在八十年代，波兰王国的资本主义迅猛地发展起来。1864年进行的土地改革，尽管还使百分之五十四的土地仍握在地主的手中，农民依附于地主的许多奴役形式被保留了下来，但毕竟为城乡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工业革命虽未完成，但由于工业的迅速集中，开始兴起第一批卡特尔和辛迪加，并在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资本。

在1864至1885年间，波兰王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五倍多，工业部门的工人人数从八万增加到十四万，出现了诸如罗兹的拥有六千名工人的沙伊布勒纺织企业和拥有二千名工人的波兹南斯基纺织企业等大型工业企业。在华沙，最大型企业是金属加工，其中独占鳌头的是“列耳波普、劳和勒文施坦”商行的工厂^①。

处在形成阶段的无产阶级既遭受资本主义剥削的痛苦，又遭受由于资本主义还不够发达所造成的痛苦——实际工资水平要比西方各国低得多，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一至十六个小时。政府规定的劳动条件迟迟不予兑现。一面在工厂、矿场、矿井里作工，一面又在自己一小块土地上劳动的这类半无产阶级人数极多。旧的、以特别残酷的剥削和很低的工资水平为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还非常普遍地存在着，尤以榨糖和纺织工业部门为甚。

尖锐的社会矛盾已很突出，并很快地反映在工人阶级的行动中。工人阶级早在七十年代就开展罢工斗争了。起初，这是些防

^① 《波兰历史》1967年华沙版第2卷第1分册第383、389、397页。St·克涅维奇《波兰历史》1969年华沙版第2卷第290页。

御性的经济罢工，其目的是要限制劳动时间，防止罚款和降低工资。但是，华沙总督于1871年起禁止罢工并发布了对于工人行动要采取残酷镇压措施的命令。

政治上和经济上处于无权地位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在迅速地增长，其民族自觉也在提高，这是因为工人们在迁徙到城市和在劳动就业方面，在工厂企业中，而同时在法庭，在行政机关都常常遭遇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处在“八十年代铅一般沉重的气氛”^①中的俄国，成为异常尖锐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的焦点。在波兰王国，为取消波兰本土一切自治权而推行了与全俄罗斯的国家法律结构统一的行政体制，采取了毁灭波兰文化和民族传统的政策。波兰报刊被封闭了，森严的书刊检查机关不准登载涉及波兰王国政治文化问题的材料。博物馆甚至被禁止展览历史题材的图画。

在业已壮大的波兰知识分子阶层中，对抗情绪在增长。他们抗议华沙教育区督学А·П·阿普赫丁从1879年开始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此人十分热衷于取消波兰王国的教育自主权（他二十年的所作所为在波兰文化史上被称为“阿普赫丁之黑夜”）。1883至1884年间维斯拉滨河区总督И·В·古尔柯制定了在行政、诉讼、教育和商业等系统严禁使用波兰语的反波兰政策，这种政策在青年大学生和中学生中引起了尤为强烈的反应。为了制止在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之交波兰民族自觉性的明显增长，并严格限制力求扩大地下教育系统的波兰知识分子的教育活动，而在1885年广泛开展的农村学校的俄罗斯化运动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愤懑^②。

这些措施同中学生的关系最为直接，因为在学校里使用波兰

① 《罗莎·卢森堡论文学》第153页。

② 参见《波兰历史》第3卷第1分册第433页。K·格罗涅夫斯基《波兰王国的土地问题(1871—1924年)》1966年华沙版，第170—172页。

语的权利愈来愈受到限制。自 1885 年开始，包括本国语文，已经没有任何一门课程能用波兰语讲授了。这理所当然地激起了青年们的愤慨，越发加剧了民族反抗情绪和对某些班级的教师的敌意，在那些班级里他们竟建立了用告密和监视等手段对学生进行监督的警察制度。由此便可完全明了，为什么罗莎·卢森堡的毕业文凭上，俄语和俄国历史的成绩注明是“4 分”。她在领取中学毕业文凭之际，已久负思想解放（这是受到禁止的）和反抗校长政策的盛名。结果她虽然成绩优异，却未能获得金质奖章。学校就是这样给她上了第一堂严峻的社会课。

然而，青年们热爱自由的情绪不仅形成在校园之内，而且也滋长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整个形势之中：1885 年冬工人阶级走上华沙街头，举行第一次群众游行示威时宣布了自己的要求。这种情绪还在半公开的自学小组内高涨并发展起来。在这类小组中，通常由一名年龄稍大的同志，多半是大学生来讲授学校禁设的波兰历史和波兰文学课，也讲授一些自然科学和医学知识。罗莎参加了 K·谢潘斯基小组^①，这是位讲授物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著名人物。这个小组同其它一些小组一样，常常还讨论种种社会问题。青年们的反抗情绪有助于各种社会学说在他们中间的传播。这些学说大多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也有不少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一般都是从道德伦理方面加以接受的。女学生罗莎·卢森堡由于她那年龄特有的狂热也曾一度产生过类似的认识。关于这点，有她赠给女同学的照片背面的题词为证，在那上面她用清楚而刚劲的字体写道：“能够以纯洁的良心去爱所有的人那样一种社

^① 关于罗莎·卢森堡参加“第二无产阶级党”（其中包括参加谢潘斯基小组）的情况，在 A·瓦爾斯基、CT·博賓斯基的回忆录，库尔契茨基的著作和 III·米哈尔科夫斯基的记述中都有记载。（J·W·博雷伊沙《“第二无产阶级党”的形成及其初期活动》，载《战地消息》1958 年第 2 期第 40 页。）

会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和为之奋斗的时候，我也许才会有憎恨。你什么时候也做不到这一点，你就是白白地早临人世。”^①

罗莎·卢森堡正在形成的世界观，很快就超出了一般青年中学生所持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知识分子抱有的反抗性。她能够对时代最尖锐的问题——不只对民族问题，而且对社会问题作出敏锐的反应。此外，她还是为实现既定理想寻求切实有效方法的探索者之一。这是她政治思想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发展是与时代的基本政治矛盾——在波兰国土上的劳资矛盾日趋尖锐的过程相符合的^②。

波兰的工人阶级是在保留着相当多的封建关系、警察镇压和民族压迫的残余的条件下形成的。但它在短期内就克服了形成过程的特点所引起的重重困难，并为变成一支社会力量而经历了复杂的道路。随着其人数的增长，迅速的集中，其阶级自觉性也不断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开始认识到自己最迫切的任务以及为自身特殊的阶级利益，为满足自身的经济要求，为获得自身的基本政治权利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从七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在波兰境内社会主义宣传日益普及，出现了第一批社会主义小组。它们的活动反映了社会上阶级矛盾的发展。第一批波兰社会主义者小组的成员与民粹派分子有着联系。然而，除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外，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在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小组不断地被沙皇宪兵捣毁，但是新的小组继之而起，并且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参加。

① 《罗莎·卢森堡书信集》第1卷第2、3页间及第32、33页间的附页。

② 根据罗莎·卢森堡的自述，她曾放弃学习音乐，因为“那时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课程”，“况且，我早就开始从事工人运动，时间不够用。”（H·谢姆柯夫斯卡娅（伊琳娜·伊佐尔斯卡娅）《罗莎·卢森堡》1925年哈尔科夫版第10页。）

波兰首批社会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为躲避追缉定居在日内瓦，在那里出版了波兰最早的社会主义杂志《平等》和《黎明》。这些杂志的出版者的理论活动为波兰国内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政党“无产阶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个党在自己的党纲(1882年)中规定了要联合俄国革命运动，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但是这个党很快就遭到严重的打击。“无产阶级党”领导人路德维克·瓦伦斯基被监禁在施利色堡要塞，并牺牲在那里。在1885年3月2日华沙举行的第一次工人游行示威之后不久，相当广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小组网以及“无产阶级党”的印刷厂就被破坏了。1886年1月，“无产阶级党”的著名活动家CT·库尼茨基、П·巴尔多夫斯基、Я·佩特鲁辛斯基、М·奥索夫斯基在华沙城堡被处以绞刑。1886年夏，新的镇压浪潮彻底地摧毁了这个党。

在1887至1888年间的这些小组内，“无产阶级党”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优良传统又得到了恢复，这是由于他们与仍在继续出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报》和其它书刊的“无产阶级党”的日内瓦支部建立了联系；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以及其它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包括诸如Я·姆洛特（希蒙·迪克施坦）的被列宁称为群众宣传读物楷模的《谁养活谁？》等一批优秀通俗小册子的传播。当时，这些传统是与以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的思想和拉萨尔主义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观点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念等等同时并存的。

青年小组的成员们在工厂里，甚至在农民中逐步地开展起宣传工作。

在罗莎·卢森堡中学毕业那年开始发挥作用的华沙各小组中，尤以克罗年贝尔格高级商业学校的小组最为突出；一连数年К·谢潘斯基曾与П·库尔契茨基、В·纳泽姆布洛、CT·卡西尤